堂哥的惊叹

罗震世

伯父全家在马来西亚，他的一个儿子——我的堂哥，小时候在我们家生活，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又到英国留学，毕业后去美国工作定居。

堂哥离开家乡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82年，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是租用一辆农用三轮车到车站接堂哥回家的，这在当时的农村已经是高级交通工具了。“你们没有小汽车吗？”路上堂哥突然问我们。当时我觉得堂哥问的是一个天方夜谭的问题，我家连当时的“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也没有啊！只好红着脸回答：“我们家只有两辆自行车”。是啊！当时我们怎么会有小汽车呢？我们都没想过有小汽车！

按照广东的风俗，那次探亲，堂哥给我父母等长辈每人包了一个50美元的“利是”（红包），给我们同辈人每人包了10美元。在我眼中，这是一笔“巨资”了！要知道，10美元在当时可兑换150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3个月的收入，而这只是作为美国工程师的堂哥一小时的工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

改革开放的中国创造了奇迹。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老家广东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年，堂哥时常回老家，也会到全国各地观光。“Amazing!（不可思议）”“Unimaginable!（难以想象）”他对祖国发展变化的感受是深刻的，交谈中常常会发出由衷地赞叹。

我们个人经济状况也有了质的飞跃。如今，每当堂哥回来，只要他愿意，亲戚中任何一家都可以开着小汽车带他去他喜欢去的地方。任何一家都可以在宽敞体面的酒家设宴，请堂哥品尝各式美味菜肴，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再由他这个“海外赤子”埋单。

前些年，退休后的堂哥又回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定居。今年春天，我们在广东见面，谈及中国发展和综合国力大增的现实。他说过去中国远远落后于美国，也落后于马来西亚，如今各方面远远超越东南亚国家，很多方面还赶超美国，“中国人坚韧、勤劳、聪明，不断创造奇迹，太了不起了！”

当他得知我现在的工作是通过政府投资基金在贫困地区开展产业扶贫时，半开玩笑地说：“我们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穷人，你也应该来大马扶贫啊！”我也打趣地说：“可以啊，这也符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啊！”

（作者为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图为人民日报“时光博物馆”上海站现场。 郭 磊摄（人民视觉）

班组“法宝”变迁记

夏 忠

“快来看，咱班组还有‘文物’呢！”前阵子，我们公司——安徽电建一公司机械化大修厂的钳工李春在整理班组仓库时，发现一个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长筒状的东西，拆开一看，原来是铁皮长筒喇叭！年轻的工人们都过来“瞧稀罕”。

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测铁皮喇叭的用途。有人说，是道具，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过。也有人看它的“包浆”，说是“文物”，还让大伙别给弄坏了。最后，厂里的“老人”——安全员叶小海跑过来，小心翼翼地收起铁皮喇叭，“这是我做的，当然不是文物啦，但它是我们安全员当年的‘三大法宝’之一。”

叶小海拿起铁喇叭，喊了一声，声音顿时放大好几倍，把大伙吓了一跳。原来，这是当年的“扩音器”。1982年春天，他开始担任班组安全员，不到一周嗓子就哑了。为啥？累的呗！那时，条件有限，还没有电子扩音器，安全员跑现场只能靠“吼”。主厂房吊装人员在离地面几十米的高空作业，提醒他们注意站位，纠正违章作业，声音小了听不见，吹哨子又交代不清，连喊带比画，十几个作业面，一天下来，口干舌燥，嗓子火烧火燎的疼，说话声音嘶哑。

其实，这也是安全隐患之一，只是他起先没在意，直到有一天差点出了大事。那天，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连吼带叫提醒吊车操作工“不能转向”，吊车发动机轰鸣声，再加上施工现场车来车往，操作工却误听成“起钩”，幸好所吊设备重量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件事儿让大伙意识到这么“喊下去”迟早要出事，必须要想方设法解决。当时的班长为此给他下道命令：你文化程度高，脑子也灵活，就指望你想招了！

正当他为找不到“万全之策”而苦恼之时，无意之中看到电视里军事演习时，指挥员拿着圆筒状的铁皮喇叭，站在山头上向山下“喊话”的镜头。他忽然来了灵感，于是就跑到施工现场废料堆里翻找制作材料。他找一块薄铁皮，卷成1米来长，碗口粗喇叭花状的，找电焊工师傅帮忙，焊上接口。大伙一起来试验。特意选择施工现场最忙碌的时段，十几台吊车同时作业，二十多辆大货车来回穿梭，不高不低的声音，通过他的铁皮喇叭，几十米开外的操作工听得一清二楚。

叶小海说，打这以后，他的嗓子就舒服多了，听错信号造成的误操作也没再发生过。又过了几年，厂里采购了扩音器，铁皮喇叭光荣“退休”。

而另外两件“法宝”分别是小黑板、帆布包。半平方米大小的黑板是用来安全培训和安全交底的。帆布包是安全员进施工现场带的，里面装有安全教育合格证，特殊工种上岗证等资料。

“你的这些法宝早就失灵喽！”听完后，年轻的工人们说。现在，安全培训安全交底早就用上多媒体了，PPT、动漫演示，一清二楚。至于安全资料，扫一扫安全帽上的二维码，安全考试成绩、上岗证等等信息全都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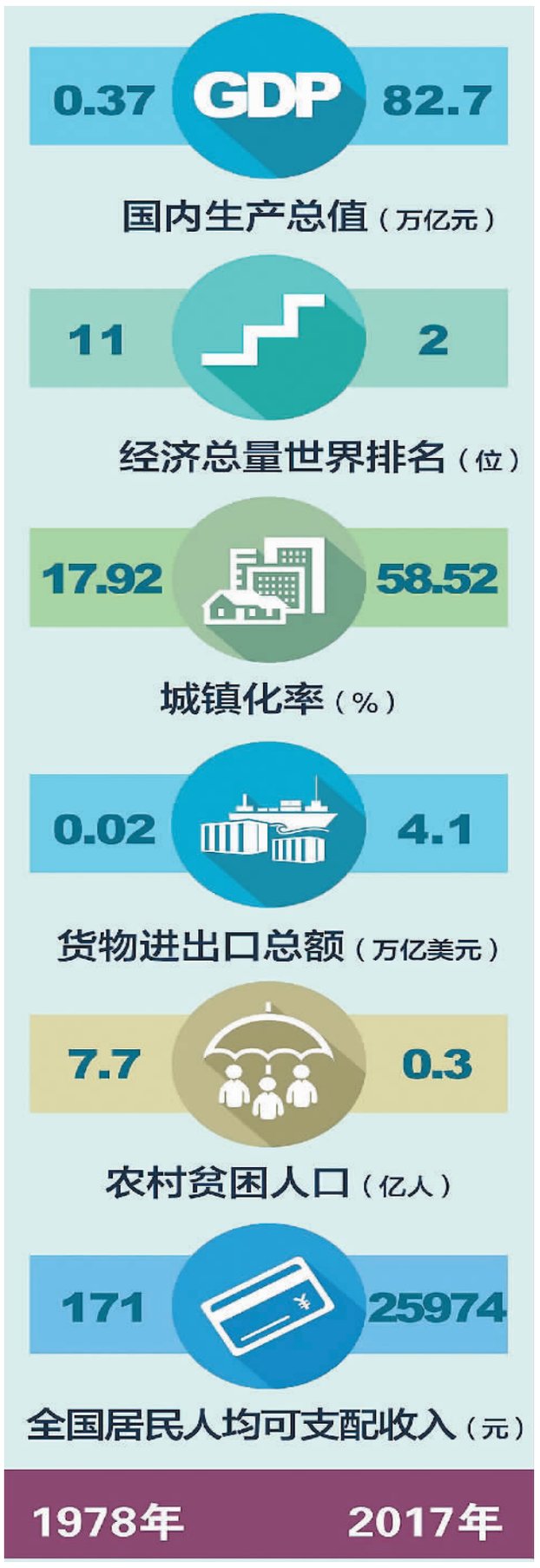
大伙劝叶小海扔掉这些“法宝”，可他舍不得，还说要继续珍藏呢。

（作者为安徽省淮南市洛河镇安徽电建一公司员工）

“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概括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民众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老百姓感受最深。本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生活的脚步”栏目精选了部分读者来稿，从衣食住行的身边事，讲述普通人所亲历的40年变迁。同时，我们继续诚挚欢迎海内外读者踊跃投稿，同我们一起分享改革开放以来动人的中国故事。投稿邮箱为hwbjjb@163.com。

——编者



（图片来源：国家发改委）

圆了汽车梦

龚祯熊

渴望拥有一部车，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

早年间，普通人去哪里都是用两条腿，大家自嘲是乘“11号车”。1969年，我在离家120里的地方下乡，因搭车困难经常徒步回家。天才蒙蒙亮就上路，晚上9点到家时，双脚累得就像要与大腿分家一样。那时，我多希望自己能练出一双飞毛腿，以便自己的 “11号车”能适应走南闯北的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凤凰牌自行车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那时，为了买到一辆自行车，大家要千方百计去先弄票证。费劲周折，最后即使买不到凤凰，但能买到一辆稍好的车如“飞鸽”“红旗”，也得意洋洋。骑到街上铃铛一响，多神气啊！

1984年后，自行车供应的紧张状态逐步缓解，不久便处于饱和状态。我家六兄弟总共有十几辆自行车。大家每天下班回来真不知道把自行车放哪儿妥当，经常相互苦笑道：“这真是有银没瓮装啊！”

国道线首次出现在家门口，是在上世纪90年代。起初，36米宽的公路上空空荡荡，那么宽的国道大有衣不合身之感。然而不过几年的时间，各式各样的大车、小车，不分白天黑夜在国道上穿梭往来，眨眼间国道线就热闹了起来。

前几年，我们这里又修通了高速公路。过去我们乘班车去龙岩要花费一个上午的时间，而现在只需70分钟。高速公路真是缩千里为咫尺。亲朋好友中，不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小汽车。女儿家也有了小轿车。小外孙经常坐在他爸的小汽车上，一会儿按喇叭，一会儿摇车窗，不愿意下来。

（作者为福建省上杭县居民）

过足电话瘾

刘长征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爸爸在县城工作，很少有时间回家，有时我想爸爸了，就央求妈妈带我去县城看爸爸。进城前，妈妈总先要去公社的邮电所打个电话，问问爸爸是否在单位。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很大的黑色手摇电话机放在高高的营业台上。打电话要通过总机话务员呼叫转接，想顺利打通电话很难，不是占线就是总机没人接，打不通电话就意味着去不成县城，见不到爸爸。

那时最快捷的通信工具要数发电报了。我表哥在河北唐山当兵，有一次他在来信中给我夹寄了2元钱，这在当时相当于我在学校一月的饭钱。表哥在信中说，他特别想家，但部队有规定不能随便回家，他就想让我帮他给部队发一封“母病重，速归”字样的电报，这样他就有理由向部队请假探亲了，那2元钱就作为发电报的费用，剩下的钱就归我了。我思来想去好几天，最终还是告诉了爸爸，爸爸责令我把2元钱退寄给表哥，同时给表哥写了一封长信，让他在部队安心服役。事后表哥也想通了，并原谅了我的“叛变”，一封“假电报”就这样“流产”了。

后来到外地求学，我和家里联系主要是靠书信，一是它资费便宜，二是我从小习惯了写信。直到有一次，我在同学亲戚家里见到了一部体积很小的电话机，比小时候在集镇上见到的手摇式电话机精致多了。同学告诉我说那是程控电话，是最先进的电话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打电话可以不用总机转接，直接拨打市话和长途，真是方便极了。参加工作后，我的主要任务是在办公室接打电话。我甭提多高兴了，心想终于能好好过足电话瘾了。

千禧年前，我花了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数字传呼机（BP机）。夏天衣服穿的少，BP机往腰上一挂，神气极了，见了熟人就一句话“有事，你呼我”。到了秋天，BP机会被外衣遮掩，我就把衣服扣子敞开，尽量把BP机露在外面让人看见。

我的第一部手机是一部西门子手机，比当时的大哥大小多了。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手机，惟恐别人不知道。那时手机费特别贵，接打每分钟6角，不敢接，更舍不得打。自从有了手机，与外界联系方便多了，渐渐有了一种一日不见手机如隔三秋之感。

之后，我陆续换了摩托罗拉手机、彩屏手机、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功能是一应俱全，但我花了几天时间研究说明书才学会如何使用这些功能。前几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打开一看，远在首都的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朋友正挤眉弄眼朝我笑呢，滑稽又可爱。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从一名孩童长大成人，经历了生活的苦辣酸甜，也终于过足了“电话瘾”。

（作者为河南省太康县居民）

我那追赶潮流的老伴儿

李元启

我的老伴儿，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1米7的个头儿，一头秀发。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成了追赶潮流的“急先锋”。然而，改革开放前，再想赶潮流，也没什么发挥空间。老伴儿上学时编个大辫子拖在身后，参加工作后变成了齐耳长的“剪发头”。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各种新潮发型迅速传入中国，一夜间受到了广大爱美青年的追捧。那时候，老伴儿25岁，爱美的她成了第一批“弄潮儿”。一天，她说要出去办点事，让我在家看着6个月大的儿子。我等呀等，两个小时还不见回来，孩子饿得直哭，我急得门里门外来回走。正在这时，一个顶着一头绵羊尾巴般卷发的女人走进了家门。我正在诧异，只听她叫着我儿子的名字说，“饿坏了吧，妈妈喂你吃奶。”天哪，这是我的妻子！儿子一看到妻子那头卷发吓得哇哇大哭，直往我怀里钻。我赶紧提醒妻子把头发包住。妻子找来头巾裹住头发，亲切的呼唤着儿子的乳名，几经周折，孩子才认下了她这个“洋妈妈”，重新依偎在她的怀中。

此后，妻子就没断过改变自己的发型。这些年来，我记得她做过的发型有梨花烫、玉米烫、蛋卷烫、大波浪、内扣……消费的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

转眼间，我们都退休了，也有了孙子。孙子4岁时，有一天她让我在家看着孙子，说要去超市买些东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几个小时后，家里的门“咣当”一声响，孙子猜想应该是奶奶回来了，赶忙去迎接。“爷爷，来了个‘狼外婆！’”一声“奶奶”没叫出声，小家伙吓得赶紧跑到我跟前，用小手指着外面喊道。我一听赶忙跟了出去一看，原来是老伴儿将她弯弯曲曲的黑卷发拉直，染成了棕黄色披在肩上，身上又穿了件刚买的长款外套，涂了个大红嘴唇。难怪孙子叫她“狼外婆”。

这40年间，妻子有时将头发留长，有时将头发剪短，有时烫弯，有时拉直，有时染成金棕，有时染成酒红，没少折腾。妻子表示，“我将钱花在这上面，是懂生活！再说了，没有改革开放，我哪来的这些钱消费？”嘿！还挺有道理！

（作者为河南省济源市退休居民）

2018年12月11日，首届数字春熙消费节在成都举办，全国首家AI读心店、全国首批支持刷脸支付的便利店亮相活动现场。市民可以体验最前沿的暖科技，不仅能刷脸支付，还能体验AI“读心”。用支付宝“AI挑物”小程序扫一扫，就能识别猕猴桃是绿心、黄心还是红心。图为成都市民用手机体验AI识别猕猴桃。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